

卷十五至卷二十二

元刊馬氏南唐書





南唐書卷第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爲高也物與人莫爲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者叙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祕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



之從容示以 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  
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  
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  
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  
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為縣令合居此  
聽尔為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  
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為事邑人大  
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  
絮服問安侍膳訖乃集 訓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  
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

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為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  
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  
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  
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  
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為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  
逾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  
曰汝主人郎君今為天子莫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  
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為祕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  
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  
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  
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



劍不為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六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葬焉

陳貺南閩人性沈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卧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無不

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遷昇元中至南陽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為之薦碎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晔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偽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



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養煉丹為事有  
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  
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  
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  
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遺西山先拜  
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  
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  
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  
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之夫婦云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  
阜白鹿洞蔡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三骨亦無

齋裝唯自負布囊囊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谿澗出而  
噴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  
之尔其可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  
醢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峯  
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以前大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  
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  
二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  
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擢蹙不荅堅嘗至陽羨人不  
之識一日涉西津陵波闊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  
所在云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  
生曲講苟獲貲錙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  
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  
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  
家大醉候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及痛炳疑因酒乖忤遭  
其窘撻詈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  
炳瞑目曰起予者為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  
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  
兩者固殊安用掖為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卧由是  
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  
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

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  
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  
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  
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  
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為之冠帶盡禮就所居  
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迭翠微環列蕭爽  
之趨杜絕塵囂水部負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  
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  
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為  
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



寫章昭博弈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  
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詭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  
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  
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剪茅於  
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温韜之甥也自言韜發  
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  
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  
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群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尔  
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或曰  
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  
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放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  
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  
已至如陳陶翻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第十五

南唐書卷第十六

魏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為籠而  
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  
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  
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循義由是  
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耻以獲罪於天下  
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為堯舜躋時為  
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  
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



都俞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  
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  
焉武夫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  
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  
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摯紳先生多能  
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  
為蓬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豫晟之不  
負來陵一坏土與夫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  
令贄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為濠除二州刺  
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

劉仁贍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  
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  
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  
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  
為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  
分守禦有若平常群情乃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比先除仁贍而後  
周師至據江南錄野錄遺事別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  
敗故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剋獲其衆仁  
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繖自淝河中流擊  
其城又東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  
之又決其水若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



下而歲大暑霖雨弥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  
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  
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  
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  
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  
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  
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  
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懼  
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  
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贍降晟望城中  
改其聲呼曰無隳臣節援兵即至矣仁贍於是城守益堅

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諫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  
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  
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詔為仁贍書  
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  
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  
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尔為多乃拜仁贍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  
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  
及贈太師焚其誥曰竟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夜夢  
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



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為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中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甚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為人嘗曰金梳玉

不與而盛約采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



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楊泰諸州皆不能  
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  
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  
吾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  
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  
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  
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延  
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  
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  
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之

無贈魯國公

張君能為楚州也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  
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君能與其副鄭昭業  
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君能昭業戰死  
餘眾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君  
能忠贈侍中



南唐書卷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秦  
 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  
 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  
 止躁撓失大將躰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  
 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  
 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  
 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  
 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 天兵子繼勳別有傳

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國光  
 關話曰太祖提身力戰劬血服衲旣而擒暉



孟堅初事王昶為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  
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眾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  
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  
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  
安窘甚越人泐海濟師旁岸阻濶籍簣乃可登南面諸軍  
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為  
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  
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  
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  
可圍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  
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為南昌觀察  
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  
濟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  
耽翫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即位頗器重之遷  
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  
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丘  
嘗贊烈祖變家為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  
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遠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  
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丘輔政喬  
聞之排閣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  
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



制齊立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允復作而讓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立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摠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間焉開寶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事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覲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

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為之謀也及

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廢二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于承霤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



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  
主停于京師

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為對喬為人孝  
悌惇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  
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嬖不能成禮後主  
貸文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  
者也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  
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  
父喪免起為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於吏事  
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

以願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為聚斂以奪民利壽

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

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

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遺權要以沽

名魏岑受賄尤劇群議雜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彭

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

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東

暉為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

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

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

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為怯裨將咸師



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為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為城守之備既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贊大將軍彥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趨捕賊時推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果迂神衛都虞候會林仁彥等以令贊為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贊赴難令贊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贊遣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贊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贊曰江水淺止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沆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贊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贊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旗幟



中流指麾 王師聚攻之令贊先創巨舟實設葦灌膏油  
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  
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贊投火死糧  
器俱焚煙燭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於云  
胡則為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于 京師諸郡皆送  
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  
回守

朝廷遣使諭 旨猶不奉 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  
則誓以死守城將陷

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  
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又風定而齊則  
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為難也非處死  
之難而擇其所處為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  
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瞻輩  
於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嗚呼崇高富有入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鷦鷯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爲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棖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巖巖之安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



之樂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  
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修吾身以標準於天下  
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已於物妄真於利則清風不競而  
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一介不受馬文  
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後世之難能者作廉  
隅傳

姚景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頭有二赤  
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竒之引為親信俄  
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典親兵歷制置  
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億滋厚而主將斂率  
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利

衣弊冠漢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賊  
於是屬吏拱手稍知廉隅諸子為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  
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  
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棄九經子史世藏于  
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紙償其直崇  
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  
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皓謝曰俗吏澆觸以遺  
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  
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  
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



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為使相文義以廢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為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歸幕故建州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迂讚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王嘗齋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

許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曰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為長者云子述事後主為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皇朝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質天地之化育也苟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用而洽于民心者凡以知此而已循致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性苛細慘烈無所不為可不痛哉昔



孔子適楚有婦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  
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  
吾子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  
聞之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苛政傳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隸大將柴棐棐愛人戢下諸  
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州虔人乞  
師於楚信遣宣入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  
都虞候徙為左街使皆以嚴酷為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  
鞠罪人罪無問小大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  
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反  
激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自是賣炭  
者率以十五斤為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始為小吏善伺人之私捕獲亡  
命所至必得時自為李猫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獄有  
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眾德柔本無學術  
妄稱博學每呼馬為韓盧漆工為伶倫雖然不附姦佞善  
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  
乏士而俾閹豎得以弄其文墨耶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吳越  
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畧閹人內倖用否輕重不可悉考察  
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夕至旦火滅則  
誅之不滅則貰之由是富商大賈遺賂內官俾續燈獲免



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說則闡豎之職雖無考據而伺隙抵巇竊弄威德亦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未嘗變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第十八

南唐書卷第十九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爲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耻於自明而爲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吏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



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  
憮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  
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  
宋齊丘陳覺李徵古李德明鍾謨張巒楮仁規王建封范  
冲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  
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  
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為國而自去其服眩譬諸排空之  
鳥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  
者聞晉殺竇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  
不用君子而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稽仁規字可

別廣陵人也始為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

繁使累除右職出為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  
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  
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藉取  
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逋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  
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為泰州遷仁規為刺史  
不移治所政亦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培克不已多入  
私門刑罰滋暴加以奢縱宣徽使陳覺有宿嫌密啓其狀  
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問而陰欲罷其郡會將  
東巡乃召以為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  
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陳無  
過而為讒佞所間辭甚訐斥烈祖下其事命陳覺充泰州



按鞠使仁規聞覺往按歎曰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  
陳覺首搆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劾即日收付  
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少為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州刺  
史為人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達建封帥  
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軍由此潰散遂  
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流竄而建封不自安  
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  
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岑詭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  
俱不叶衆望戶部員外郎范冲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  
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群黨因勸建封上

書歷詆用事者請盡去群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  
臣握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冲敏棄市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廷兵部員外郎文  
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甸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  
朗奉書于世宗不荅未幾楊光舒秦蘄相次潰元宗益懼  
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  
求罷兵世宗亦不荅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  
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効貢賦世宗猶不荅於是鍾  
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  
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  
押德明崇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



英武元宗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為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丘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為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因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為理吏民安輯入為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資產優贍而資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

賢當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眾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臣屢以為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眾軍之士雲集鬪繼勳頃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它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穎脫時  
輦元宗寵用之後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下  
楊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而孫晟  
去宗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無二心願  
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宗質還江南而  
晟與謨皆留行在旣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  
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詩  
貽其州將其略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虫渭  
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  
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群侯服  
一日迴轡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停臣世

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  
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  
但糾轄而已謨旣秉權鑄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  
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異  
叅惣庶政謨薦其所知閻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啓多  
由之初李德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丘  
同議至是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  
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丘黨與陳覺李徵古以  
下皆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瓘入爲天威軍都虞候  
常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構謨與瓘謀爲  
不軌元宗疑之太子異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



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之故未即加誅  
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郎饒州  
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  
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  
郡月餘遣人就謚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  
碣必駐馬歷覽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  
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  
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  
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謚齎亦賜死于宣州  
潘右散騎常侍馮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貨產文  
章贈逸尤敏於論議時譽藹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

韓熙載薦爲之以祕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  
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主納后歷代  
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言知公革隨事補  
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彩可觀後主  
竒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  
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數喻佑七表不止因請  
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  
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  
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剄母及  
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類延  
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爲上



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鬣謫在人間三十六  
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初為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  
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  
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毗陵平自言有武略因以為將固  
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蘄州周師先遣  
平入保其城即以為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  
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  
節度副使徵為衛尉卿平本好神仙修養之事而動多怪  
妄自言仙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  
潘佑父處常今已為仙官而已與佑亦仙官也家置靜室  
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賈貧九田  
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  
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星火州縣吏胥因  
以為姦百姓大擾聚而為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即罷之佑  
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群議紛紛以為壞法殃民皆由平  
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剄平縊于獄妻子徙虔  
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第十九

南唐書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  
迨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蓋亦蔽於好惡之情  
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  
宋齊丘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爲一黨孫  
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而或  
列爲黨與或各叙于傳者何哉蓋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  
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觀之因謂之黨  
與而君子未嘗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  
子而各著于篇者未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丘豫章人也其父誠為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為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因以鳳皇臺詩見志曰嵯峨厭洪泉峯峯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燁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硤礧倒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鸞鷲梁間燕教鷁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

言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啄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著自怜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噪噪我我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眇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矰繳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竒其才以國士待之歎人汪台符投書于烈祖齊丘忌其名頗排斥之齊丘本字是回台符因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齊丘慙即改字子嵩隨烈祖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



功烈祖輔政勵精為理修舉禮法以遏強衆親附卿士寬  
薄賦人用安輯齊丘頗有力焉烈祖欲進用之而為徐  
孝所惡乃以為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  
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丘  
自以名望甚淺欲為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  
因入九華山啓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為大將軍  
烈祖使元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  
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齊丘於  
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極  
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群下不叶欲待嗣君齊丘亦  
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遷吳主之婿也

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為景遷教授以  
賈其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  
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烈祖  
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  
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  
以為己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  
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  
徒相為推挽決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丘為左丞相遷司  
空徐玠為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為使相張居詠張  
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  
已自悼失計復耻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



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  
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丘久之  
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  
璉烈祖子婿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  
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  
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  
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  
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已者分掌六司下  
及胥史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  
三百萬齊丘特判貸其死烈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  
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丘卧疾不出烈祖遣使

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  
委任群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爲衣錦坊大啓  
第宅窮極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  
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  
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言  
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  
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時曾夢乘  
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  
言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群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  
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群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及  
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群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



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  
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  
人猶瞻仰以為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  
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當  
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為功爾窺竊之計與當大難之  
事皆具陳喬陳覺傳  
及放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鎖穴牆以給  
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謚醜謬齊丘初館于倡妓魏氏  
籍其貲給遂以為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為  
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有齊  
丘為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矣  
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禮不二亦自矜衡而嗤鄙歐

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為師授以求媚齊  
丘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  
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  
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雖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過湯  
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  
取江表故齊丘以反間死斯言殆非君子之說閭巷小人  
之語也龍衮因是著于野錄以欺惑後世而後世之人亦  
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况齊丘益樹明黨以賈  
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偽哉孔子嘗  
以鄉人皆好之為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則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丘之事  
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  
畫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  
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實禍於我此意以  
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日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  
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以  
是知齊丘之所言也伐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遂常夢  
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行也  
然則齊丘之死自速辜爾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第二十一

南唐書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宋齊丘之客也齊丘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  
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  
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丘嘗選三婢予  
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  
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  
若面令公敢倨慢耶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  
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丘因薦覺有智略可使喻旨於仁  
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為福州宣喻  
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它年入覲覺



還至建安耻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往討之  
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為一空於是鎖  
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丘上表為請乃赦之流  
覺于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隙而  
窘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丘等因之以  
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為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議無復臣  
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  
譚釋老而已元宗以群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廻  
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  
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  
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已言非續之罪世宗

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為天下  
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前後罪惡  
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丘廣樹黨與以  
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  
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凶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  
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盃酒過量  
耶乳保不至耶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  
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  
宋齊丘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書江罷  
兵鍾謨至自京師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



齊立黨與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  
矯世宗之命殺嚴續謀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立黨與遂  
敗貶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頽事本郡爲軍吏烈祖署  
爲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頽  
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骨言病甚中  
外不知存否人心怊怊延巳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  
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爲秘  
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  
覺友善自結於宋齊立以固恩寵同府在已上者稍以計  
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負求特以舊人不能

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  
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  
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也聞  
者趨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  
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  
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  
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立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  
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  
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  
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巳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  
言已之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



何以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巳遲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讎延魯所生乃延巳之繼母也亦至踈隔旣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巳自効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罷爲官傳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障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

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破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冊元宗嘗戲延巳曰吹欵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初蕭儼深惡延巳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巳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當死儼終獲免人皆疑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延魯延巳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永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巳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悖悖待循資爲宰相也



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旣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効李仁達之徒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旣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已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濘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

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累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略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立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奔揚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特請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披緇削髮潛爲行脚之僧割



地之後世宗以為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

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

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

陛下徒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

太祖頷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

進天下之姦雄

陛下一鼓平之最爾江南安足以抗

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

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

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

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頷

師以上皆見陳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

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淮南署郡

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丘薦授校書郎尤好諛

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銳意天下有尅復中原之志岑請

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園



意以為諸國可指麾而定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為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泌准巡撫使聞守貞敗罷為屯田使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後事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立薦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秘書郎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為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閩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

邊鎬帥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為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帥眾以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于建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魚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



吳承祐以卓儼明為主儼明老僧也徒衆數千自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嚴延平津相繼下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為撫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遣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誨曰越人謨信謨信無信也未可速進文徽曰以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後事

南唐書卷第二十一

南唐書卷第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及其一觀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郛屋之幽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

皇朝者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上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隱正交不苟合授祕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辯急群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殂覺以宣遺詔日出衆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察其罪不許元



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巳子儼駭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巳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謚法并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陽令因歸葬廬陵幙巾素裾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醮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雙侍對弈儼入白事舉奩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弈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疾以爲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爲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爲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



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殺亂鉤校不明承勲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紙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勲善為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侈而少弗之謹 太祖皇帝既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湘中米承勲請行乃督巨艘數百柁自長沙抵迎鑿本以蕤心預自結於皇朝為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勲歸于 京師首陳運米事以為已績 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職豈汝功耶特弗叙用既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餒卒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醪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持韓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為之序命曰廬嶽集曹郎趙慶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鸞鸞出群行止玉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斯為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舒雅世為宣城人姿寓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疇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為忘年之交出入卧内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猿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辭迨數年



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  
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  
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奕  
角觝爲務鄉里鄙之絳愠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濤荆釐  
相善諸生篋笥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  
爲廬山三害曾朱弼爲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往還澗  
壁遇大雪乏薪絳恃膂力踊折簷椽燒之病疴且死夜夢  
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罇酒其辭云玉京人  
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  
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

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蕪即愈詰朝求蕪食之疾果差迨數  
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  
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詣後  
主上書陳京口至澗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其餘利害  
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喬與語數日大奇  
之因表署爲本院承旨經營制置頗見幹績俄轉松江諸  
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  
馬雄王川軍等數十人立爲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  
以金鼓麾以旗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  
遲即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汧逆流蹈巨浪常於海門遮  
獲越人舡舫贖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



王師克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泐江都部署 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說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所部百艘爲八字陣突圍出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乃授絳宣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旣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

朝廷數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爲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讎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兒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

同斬焉

劉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剽略旁縣頗爲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群盜趙晟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茂忠於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爲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鷓胡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整肅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略至澧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醺飲乃帥步騎數



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遁候騎告急座皆恐懼茂忠飲啗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躡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迨晡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

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茂忠為亂事未發而令堅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稱袁州刺史關津吏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榜帖贖見將階其廳署朱復叱之令執杖庭參至

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朱抵罪羈管適隸登州茂忠今日兩衙立於庭下朱慙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意為軍士所略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枵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劒刺茂忠茂忠以枵自捍連舉數四而枵迫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徵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鬪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曾脅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濠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襍紙



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為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趨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開寶中以吉州永新與潭衡接境因改永新為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衙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夏賦準貢見紙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匹折錢一千以為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摠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偽為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陸招得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恟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為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朝廷遣使宣喻示以恩信昭符送欵朝廷祿之昭符嘗為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為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電迭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第二十二



南唐書卷第二十二





